《阉割11-恶梦》

Posted on [28 十二月 2018](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2018/12/28/%E3%80%8A%E9%98%89%E5%89%B211-%E6%81%B6%E6%A2%A6%E3%80%8B/) by [GamesCHOI](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author/zly2005cxq/)

　　回复知觉后第一件事，就是转头望向我被固定着的胳膊，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动弹。

　　我不能直视天花板，因为有一道强烈的灯光了直接地照入我的眼睛。

　　我试着想要挣扎的坐起身来，但我的胳膊和两只腿都被固定住了。我感觉有条很粗的皮带紧紧反扣着我的手腕和脚踝，我被固定在木桌上，我身体呈现一个大字型，而且有更多条的皮带绕过木桌綑在我的胸口和腿部。

　　看到情况如此，我设法大吼着求救，但我发现嘴里却塞进了一个像高尔夫球大小的东西压在我的舌头上，使我的嘴不自主的张开着，我的口水也因此不由主自从嘴角边流了满脸。

　　我完全地赤裸，但屋里很热。

　　我能听见二个人在我头顶的方向在谈话。他们接近到了桌上，穿着白色手术服和戴着白色的面具，我并不认识他们。

　　他们一个拿出了一支剃刀和一罐头刮胡膏。他挤压了一球很大的泡沫在我的阴部，开始仔细地刮掉了我的阴毛，我哀求他停下这个动作，但也只能发出唔唔的哀叫声。

　　没有人理我的反应，当他慢慢的剃完了，他又拿出了一瓶棕色的药水，涂满了我整个下体的区域。我可以感觉的他套着橡皮手套的手，粗鲁的抓起了我的阴茎，开始按摩着药水在我无毛的阴囊上。

　　～～～～～～～～～～～～～～～～～

　　我没有任何记忆为何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只记得我一个人到了我最爱的酒吧，一杯下肚之后，我就开始感到一阵恶心反胃的感觉。我想我一定喝下了某种麻醉剂，但是谁在我酒里下的药？ 而且为什么要迷昏我？我却都不记得了。

　　一台手术工具车被拉进了桌边。我可以看到上面有几台仪器，还包括一些小支的解剖刀。看到如此的景象，额头上的汗水不住的冒了出来，我的心脏激烈异常地跳动着。

　　「他睪丸功能是正常的，真的要把割掉吗？」那个在我阴囊涂抹药水的人说。

　　「把那玩意儿给我！」另一个冷漠的声音说道。

　　「真可惜！一个那么壮的男人！肌肉还练的不错！长相也挺好看的!」

　　一支银色长把的工具递交了过去。我可以看那有一条绿色的绳子在那工具的尾端带紧紧被打开了。只见他分开撬起了把柄，打开了夹口。他的手粗鲁的抓起了我的睪丸，那玩意就紧紧的套住了我的睪丸。

　　他的手在我的阴囊上面安置了那该死的工具，紧挨在我的阴茎上，我的睪丸被扯痛了。)

　　在他弄那玩意在我的阴囊上，我听见了轻微锯齿磨动的声音。巨齿咬合了，紧紧的卡住了我的阴囊，直到那逐渐蔓延的痛苦开始通过我的阴囊传遍我的全身。而那该死的嘴球，我只能不断痛苦的闷哼着。

　　「目前为止进展的很顺利，现在来处理他的阴茎吧。」他边说边将那让我痛苦的工具搁在了桌上。

　　我勉强的抬起了头，可以看到那人拿出了一个奇怪的工具正在对着我的阴茎套了进去。

　　「还要帮他割掉包皮？」一个人说道。

　　另一个声音没有答话，只是继续冷漠的操作着。

　　我的身体开始痛苦和恐惧震动，当他们在我的阴茎附近头安置了环割钳，拉紧它，直到我的包皮捏痛了。锐利的痛告诉我解剖刀在在剪开我的包皮。在剧烈的痛苦下，我能看到一个银色的盘子上放上了我那一片血淋淋的皮肤。

　　接下来一支透明的塑料管硬生生的插入了入我的尿道口，不断的用力塞入了我的尿道里，留在外面的那一截像蛇一样的卷曲着，那导致我下体开始产生了灼烧的痛觉。

　　「他的龟头还长的很漂亮，不用留下吗？」

　　「不用考虑。」冷漠的声音道。

　　我看见他拿起了一把闪烁的银色解剖刀和一把尺比放它在我的阴茎上。他迅速的在我的龟头附近移动了手术刀，在皮肤上割划出一条血痕。我可能看一条细小的红色伤口溢出血来，依稀是用来指示这个手术最后要被割开的地方。

　　现在我是在总极度痛苦。睪丸不断的抽痛，而且那痛苦随着橡皮管开始延伸进入我的腹部里，而我整支阴茎正痛苦的燃烧着。

　　然而我仍然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我只知道的是我完全无能为力保护自己。

　　「这个长度不错，留这个长度对他算好了！」那个将我龟头插入管子的人说道。

　　「现在开始动手吧。」那个冷漠的声音道。

　　我哭了，但只能呜咽着，而我的身体开始不自主的颤动，我看到他拿了一只解剖刀，并且将刀锋慢慢的放在那条细微的红色血在线；突然，剧烈尖锐的痛苦猛击在我的阴茎上，我感觉那冰冷的利刃切入了我的阴茎，把我下体分成了两截，我的痛吼声再次因堵嘴的球而变的闷哼，我的身体开使痉挛。我视线里开始充满了泪水，看到他的手里满是我的血，指间拿着我被切下来的龟头，他在我的被切下的包皮旁边安置了我那断血淋淋的骨肉。

　　当他开始缝合了我阴茎的伤口时，另一个人开始在我的阴囊工作。同一把解剖刀切入了我的阴囊，开始切割开我右边的阴囊，直到我睪丸完全被曝露出来，仍悬吊在我的阴茎下，只由几根还没断的血管线路拉扯着。

　　然后他在重覆了同样的法在我左边的阴囊上。现在我的两个睪丸都完全脆弱的暴露在空气中，阴囊里已空无一物。

　　房里有点安静，我只听得自己的痛苦喘息和那两个人手里金属工具轻微的撞击声。

　　而我的阴茎已经被切掉一半了;而接下来在我将成为真正的太监，我只想闭上我的眼睛祈祷一切赶快过去。我能感觉在下体上的手正的猛拉起我没有防御能力的睪丸，最后相连的管路被那利刃正剖剪开来，我的左睪丸就这么脱离了我的身体。

　　我听见它掉在我旁边掉落在木桌上的声音，虽然只是扎实而沈稳的细小声音，但我的心却被大大的的振撼了，而那感觉在同一种感觉在右边同样的重覆了。现在我已失去了我的睪丸，失去我身为男人的象征，我已成了不男不女的太监。

　　我只能啜泣，我的身体不断的?抖着，那是一种打从内心发出来恐惧、愤怒、痛苦和羞辱的感觉。

　　我昏倒了。最后莫名其妙地，我醒来在我公寓的床上。一切到此只是个谜。它是否是只是一个梦而已？

　　残酷的答案是刺心的痛苦开始在我的裤裆里灼烧，告诉我那全部并非只是一场恶梦而已。我拉下我的内裤，看见了在厚厚的白色绷带覆盖在的我的阴部上，阴茎剩下不到原来的一半，白色的纱布上还有干掉的褐色药水和血渍，看到如此我只能开始痛哭。

　　我注意到有个透明塑料袋在餐桌上。在我模糊的视线里，我看到了二个已变成紫黑色的肉球，我的连着龟头的半截阴茎和我的包皮。

　　在医院里，医生说这件事很明显地是熟练的外科医生的手法，所有的伤口处理的非常完美，而且伤口相当的干净没有感染。他们已经?有办法我我接回其中任一个被割除的部位，因为已经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所有割下来的部位都已经坏死了。

　　他们告诉我可以采取雄性激素疗法让我少一些后遗症，而他们也可以动一些整容手术，让我被切断的阴茎看起来自然一点。但最后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任何人再对我那里动刀了。